

刘忠范
文集

IV

刘忠范 著

岁月如歌

从心所欲悠然客
五彩人生自封侯

刘忠霞
文集

IV

（内部发行）

岁月如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如歌：刘忠范文集 / 刘忠范著. — 上海：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22.10
ISBN 978-7-5628-6968-9

I. ①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诗词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172697 号

著 者	刘忠范
项目统筹	孟艳芳
统稿审校	王素素
责任编辑	马夫娇 韩 婷
责任校对	孟媛利
整体设计	肖祥德
出版发行	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	地址：上海市梅陇路130号，200237
	电话：(021)64250306
	网址：www.ecustpress.cn
	邮箱：zongbianban@ecustpress.cn
印 刷	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1.25
字 数	125千字
版 次	2022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22年10月第1次
定 价	11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简介



刘忠范，1962 年生于吉林九台，物理化学家，北京大学教授。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，中组部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。主要从事石墨烯等纳米碳材料研究，发表学术论文 700 余篇，出版专著、译著和科普著作 6 部。曾任国家攀登计划、973 计划、纳米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。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（2 次）、第八届纳米研究奖、北京大学“国华杰出学者奖”、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、中国化学会－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、北京市优秀教师等奖励。现任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、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政协副主席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、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。

刘忠范
文集

IV

岁月如歌

花鳥圖冊(局部) 清 余稚



总序

打小喜欢文学，曾经拥有自己的文学梦，尽管我的理科也学得很好。高中老师的一句话，阴差阳错地成了理科男。一晃到了花甲之年，作为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，整理了这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的文集，算是圆了儿时的文学梦。

我的人生其实非常简单，从小学走到大學、从国内走到国外、从乡下走到城里、从学生变成老师、从童顽走进花甲。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，因为老师很威风，一言九鼎，号令群顽。这个懵懂的梦想倒是没人怀疑过，因为我的功课一直很好，可谓学霸级的，至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“称霸”年级了。

一年级是个例外，当了小半年的“无名生”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跟着村子里的几个玩伴儿就去村小报到了。第二天跟另一帮小伙伴上学，糊里糊涂地进错了班，竟然几个月后才被老师偶然发现，结束了“无名无姓”和逍遥自在的存在，也由此走上了学霸的开挂人生。

读小学时，语文考试曾经得过 120 分，尽管满分 100 分，因过于完美，老师奖励了 20 分，并贴在教研室窗子上展示。当然，学霸带来的未必全是好运。小时候身体瘦弱，劳动不是强项，在“支援”生产时不小心铲掉了几株黄豆秧，被生产队长抓了典型，接受了长达一小时的批斗，还上了大队广播，从此拥有了“五分加绵羊”“走白专道路”的帽子，在全村一举成名。这应该是我最早拥有的“帽子”，或许开了小学生戴高帽的先河。

中考全县统考前三名，没等报到就在高中班主任那里挂了号。记忆中的两年高中生活过得很快，也很辛苦。每天往返 30 里路步行上学，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。记得一次下暴雨，上学路上发了大水，我竟然跳到河里，顶着书包游了过去。到学校才得知因雨停课，白跑了一趟。多年后，在我留学的东京大学，流传着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：刘君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夏天游泳、冬天滑冰上学。我知道，这是一次酒桌上借着酒劲儿跟导师讲的，后来被导师加以演绎来激励日本学生。

因为成绩突出，被学校给予厚望，吃过一些小灶。老师在理化实验室里安排了一张书桌，让我自己专心复习高考；学校提供 5 块钱的补助，让我住校几个月全力冲刺。也算是不负众望，我成了所在高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应届毕业生，后来竟然成了“空前绝后”的存在，因为高中变成了初中。

那时候，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娃来说，考上大学是一种奢望和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因此，高考结束后，我就坐着马车回家安心务农去了。村子里的大嫂给我介绍对象，说是娘家那边的姐妹俩，任我挑

选。那位大嫂看好我，认为我能当上老师，人又老实厚道，尽管大学未必考得上。现在看来，当老师的儿时理想倒是实现了，只是那位大嫂的媒婆没有当成。

大学四年继续开挂，学习成绩门门 90 分以上。就凭这个硬指标，成了当年全校唯一一个优秀毕业生，奖品是两条毛毯。毕业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得知，当年同学们私下打赌，考试分数超过我者有人请客，结果每次都让人失望。到了毕业季，大家都忙着找工作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跑图书馆学习。大家都认为我会留校任教，我却考了出国研究生。

喜欢学习似乎是天性使然，四年的大学生活让这个天性得以充分展露，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大学时代还是蛮枯燥的，读书几乎占据了全部精力，似乎没有别的爱好。多年以后，在湖南卫视的千年论坛节目中，主持人问我大学期间是否谈过恋爱，我说没有，结果引起了观众的误解，节目播出后收到了雪片般的求爱信，兴奋了好一阵子。

那时候考研算是新生事物，尽管不知道读研干什么，有机会继续学习自然不能放过。记得研究生试卷的封面上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国内研究生，一个是出国研究生。听监考老师讲出国研究生竞争激烈，就变成了我的选择，因为我喜欢挑战自己，考试尤其是我的强项。

我考的是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出国研究生，学了半年功课，又学了半年日语。日语是在东北师大留日预校学的，从早到晚满堂灌，枯燥得让人发疯，当时唯一的乐趣就是抢夺篮球场地打篮球。1984 年 10 月 5 日，乘坐伊尔 62 专机远赴东瀛，开始了长达 9 年的

留学生活。记得到达东京的当日，就去了时任文部大臣森喜朗官邸做客，我是几位留学生代表之一。

日本算是我的第二故乡。经常跟日本朋友开玩笑，我的青春都献给了日本。22岁到31岁，青葱岁月都是在日本度过的，那里留下了太多的记忆，酸甜苦辣都有。那时候中国留学生还很少，而且大家都蹲在实验室里埋头自己的研究。偶尔见到中国人就打招呼，为的是说上几句中国话，能听到家乡话就更是兴奋不已了。第一次吃生鱼片时，实在难以下咽，只好点了个蛋炒饭，让请客的导师一脸无奈。当然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后来日本料理成了持续至今的最爱，不仅喜欢生鱼片、寿司，还有味噌汤和有点怪味的纳豆。

喜欢看日本相扑，一种有点变态的摔跤运动，几乎每场必看。至今还记得一堆知名相扑运动员，千代之富士、贵乃花、若乃花，还有夏威夷军团的小锦、曙、武藏丸等。相扑运动的等级非常严格，有点类似于学术界，首先最牛的是横纲，相当于教授；其次是大关，相当于副教授。我的日语水平很不错，达到了能听懂日本相声“笑点”节目的高度，每周日下午5点半必看。刚开始时就像听天书，一窍不通，因为不仅仅是语言问题，还涉及文化和历史，没点积淀是不行的。园乐、桂歌丸等大师的才艺表演给紧张枯燥的留学生活带来了欢乐和放松。

留学九年遇到了3位风格迥异的日本导师，在我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旅途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硕士导师仁木克己先生不苟言笑，经常出差，在记忆中从未指导过我的工作。因此，整个论文研究全凭自己瞎折腾，推导一堆电化学公式，跑到东京大学超算中心模拟

计算，尽管不知道价值多大，倒也忙得不亦乐乎。硕士毕业后，谢绝了导师的挽留，毅然决然地投奔东京大学藤岛昭先生门下。在藤岛先生那里，真正体会到了科研的乐趣，辛苦并快乐地做着博士论文。后来我常讲，是藤岛先生把我带进了科学的殿堂，并从此义无反顾地走到今天。

藤岛昭先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，尽管不具体指导实验，但总能从乱七八糟的数据中指出有价值的线索。老先生特别会“忽悠”人，我经常享受他给的啤酒券，无论是实验有突破的时候，还是进展不顺的时候。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，企业经常给知名教授送啤酒券，每张券四罐啤酒。为了骗取导师的啤酒券，后来掺杂了不少“表演”的成分，相信导师也是心知肚明的。东大博士毕业后，曾经想去美国做博后，运气不佳被拒签签证。藤岛先生竟然陪我去美国大使馆做担保，尽管又遭拒签，但这种不遗余力提携后辈的精神让我感动不已，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师德师风。

我很幸运，在我的求学生涯中，还遇到了另一位恩师井口洋夫先生。井口先生是我的第二期博士后导师，名满天下的大学者。井口先生是一位慈祥的长者，给我提供了极为宽松的研究环境。在先生那里，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感兴趣的事情，没有督促，只有问候和关心，让我深深体会到自由的空气、浓厚的兴趣和自律对做学问是多么的重要。1993年6月回国时，井口先生送了我一批先进实验仪器，藤岛先生得知后也慷慨馈赠，让我在北大有了很高的起点。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国驻日大使馆和原国家教委，协调了“向阳红号”科学考察船运回国内，整整一卡车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

开轩访问东京大学时，专门去了藤岛实验室，看看我曾经待过的地方，成为藤岛先生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这些陈年往事，是《似水流年》的主要内容，有些是自己的回忆文字，有些是采访报道，有些则是应时应景的约稿文章和讲话稿。尽管年届花甲，依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着。惟愿将来有一天，能够静下心来，把这些记忆的片段成条理地写下来，作为永久的回忆。

《烯碳人生》才算是我的正业。最早进入碳纳米管领域可以追溯到1998年，至今已有24年的历史。在东京大学留学期间，我一直从事有机小分子的自组装研究，这也是到北大最初几年的主要兴趣。一次项目研讨会上的灵感，启动了碳纳米管这个“庞然大物”的自组装方法研究，从此与烯碳材料结下不解之缘。从碳纳米管自组装，到碳纳米管的化学气相沉积生长，前后做了10年时间，斩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，算是对过去努力的一个交代了。石墨烯问世之后，吸引了众多碳纳米管玩家，我算是后知后觉的，2008年才下决心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。其实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可以说是姊妹关系，结构、性质和制备方法都非常类似，统称为烯碳材料。

由于在碳纳米管领域的厚实积淀，我们的石墨烯生长方法研究进展迅速，很快成为石墨烯化学气相沉积生长领域的翘楚。再到后来，下决心走出实验室，做真正有用的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和产业落地工作，北京石墨烯研究院（简称BGI）就是这样创建起来的。2018年10月25日，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隆重揭牌，我的“烯碳人生”真正开始了。老实讲，这个选择需要勇气，也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。在接受“澎湃新闻”采访时，我呼吁石墨烯产业需要工匠精神和“匠人”，绝

非“大炼钢铁式”的群众运动所能为。如果仅仅停留在呼吁层面，总有点“纸上谈兵”的嫌疑，索性从我做起、从现在做起。这便是选择背后的真实心态，或许可以说是“担当”使然吧。四年后的现在看来，这条路是对的，既有成就感，又有获得感，更是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，斗志满满、信心满满。

《烯碳人生》包括四个部分，“烯碳情缘”是我的心路历程和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的发展点滴；“科普达人”收录了几篇我做的科普报告；“微言拙议”汇集了我对石墨烯产业发展的观点和建议；“走向未来”是对未来产业的展望和憧憬。

从未想过与政治结缘，却成了党派领导，或许这就是人生吧。性格使然，自小不太关心政治。小学四五年级开始，就被称为“老好人”，有点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做派。初中快毕业时，才阴差阳错地入了团。后来知道是团支部两派争斗的结果，各自推荐的人选都通不过，被我这个“老好人”坐收渔翁之利了。

对“做官”一直没啥感觉，上学期间当过最大、最久的官就是学习委员了，只是因为学习太好，没法推辞。记得当上院士以后，某个研究所的领导跟我讲，你是为数不多的没有任何官衔和后台而顺利当选的人之一。我听了之后哑然失笑，不知是褒是贬。

加入九三学社也颇具戏剧性。那是2007年的某个夏日，与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共进午餐，已经忘记是什么场合、什么由头了。韩主席突然问我是什么党派，我回答是普通群众。他斟满一杯酒让我喝掉，随即说，你是九三人了。就这样成了九三学社社员，尽管又拖了半年之久，在反复催促填表的情况下，因为我对政治实在兴趣

不浓，远远弱于做学问。

转变始自 2017 年 7 月，糊里糊涂地被推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，也算是主政一方了。在其位就得谋其政，渐渐发现党派是个为国效力、建言献策的大舞台。尤其是，你的意见建议有人听，甚至可以直达天听。

老实讲，曾经的不关心政治，并不等于不想做事、不敢担事。记得世纪之初参与中国化学会工作时，坚决主张要把停顿了半个多世纪的“年会”恢复起来，尽管遭到很多人的不解甚至反对。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，年会已经成为化学会一大品牌，参会规模逾万人，里面有自己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也算是对中国化学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。

或许是科学家的职业病，从事党派工作也很较真，被统战部领导说成是以科学家精神办党。几年下来，在党派这个大学校园里学到很多东西，也做了不少事情。有关“军民融合”“扫黑除恶”“仪器产业特区”“大科学装置”“石墨烯产业”等建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并采纳。

《报国无疆》收录了 2017 年以来的参政议政言论，第一部分“人才是强国之本”是对科技人才评价、使用和引进工作的思考和建议；第二部分“创新是强国之道”收录了有关科技创新和创新平台建设的粗浅认识和建言献策；第三部分“国是纵横”涵盖面较宽，涉及“街巷文化”建设、国际话语权问题，乃至中日关系定位等；第四部分“大道同心”主要收集了正式发表的政论文章，反映了这几年从事党派工作的心得体会。1993 年回国至今，在学术界摸爬滚打了近 30 年，拿了一大堆“帽子”，也算是小有所成。这几年的党派工作也有诸多

体会，累并快乐着。一句话，用心很重要，报国无疆界。

《岁月如歌》收录了 229 首个人诗词作品，时间跨度 40 余年，权作日记之用。每每翻看，当时情景历历在目，喜怒哀乐尽在其中。或许是受当小学老师的哥哥影响，自小酷爱诗词。最早接触的是毛主席诗词，现在都能够倒背如流。小时候还看过朱德、董必武、陈毅的诗集。后来得到一本《千家诗》，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，被流淌的韵律和深藏的意境所折服，从此与唐诗宋词结缘。现在书房里有多种版本的唐诗宋词，当然还包括《纳兰性德全集》、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等。古典诗词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床头必备，出差必带，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。

诗读的多了，自然就有了写的欲望，如今填词作赋也已成为生活中的乐趣。最早的习作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，好像是毛主席逝世的命题作业。似乎写得还不错，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。后来这位段老师到外校工作时，让我把它抄录在她的笔记本上，我竟然没好意思而拒绝了，成为少年时代印象很深的憾事。

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许多科学家都喜欢诗词歌赋，科学家和诗人之间似乎有着共通之处。唐代诗人贾岛的“僧敲月下门”之“推”和“敲”之异便是典型的例证，勤于观察、善于思考是共通的问学之道。我特别认同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罗纳德·罗斯的说法：科学是心灵的微分，诗是心灵的积分。微分与积分分开时各有美丽的涟漪，但合起来后尤能展现壮阔的波澜。

兴趣是时间的倍增器。很多人好奇这些诗词是什么时候写的，在每个人都如此忙碌的时代。其实，喜欢诗词歌赋的人，通常能够很快

进入忘我的状态。心境使然，就会诗兴盎然，见他人所未见，感他人所未感，通他人所未通。这是一种境界，久而久之，人生之境界也就随之提升了吧。花甲之际，写了一首《七律·六十自述》，抄录如下：蓬头稚子跃龙门，从心所欲逍遥人。三尺讲坛乐布道，扁舟科海醉创新。实业兴邦抒奇志，国是争鸣报寸心。花甲不是归田日，老骥奋蹄下一轮。至今六十年的人生旅程，56个字而已。

忧也疫情，喜也疫情。忧的是，两年多了，疫情还在肆虐，打乱了所有节奏。刚刚得知，居住小区明天开始“封控”，只进不出，看来无奈没有最大，只有更大。当然，无奈之中也有“喜”的一面，少了出差、出国和无聊的会议，得以安静下来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这套文集得以面世，也应是疫情所赐，毕竟要花费时间去搜集和整理材料，又应了那句老话：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”。经年累月，看透很多东西，“顺其自然，顺势而为”当是最深的感悟。

当然，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项看似简单、实则相当繁复的活儿。首先要感谢总策划孟艳芳，从内容策划、编辑整理到版面设计和最后定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，也充分展示了广告专业背景的厚重积淀。还要特别感谢秘书王素素，绝大部分资料收集都是她的功劳，既有平时的即时收集整理，也有成书过程中的辛勤付出。九三市委宣传部的程昱也非常给力，无怨无悔地奔波于社市委和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之间，参政议政相关的大量资料整理饱含了她的心血。编委会成员还有陈媛、李静文、高辰子和周亚宁，都是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的女中豪杰。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无数个工作之余的加班加点，换来了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。